

第十一回 花大本逼子占高魁 夏按察薦賢膺重任

詞曰：

紅雲頭上。青雲足下，誰不羨逢時？試撫鶴心，閒揆大志。轉若愧鬚眉。

虎頭燕項封侯骨，未遇有誰知。一朝奮發三軍驚，駭方表，是男兒。 右調《少年游》

話說夏按院自得花天荷留下的遺計冊子，見冊子上正是破青削天與花皮豹之謀，不勝歡喜。以為花天荷既有前知之妙，則所遺之方略自無不效之理。遂放大了膽，竟會同各營將佐，照冊子上之遺計，親敕他悄悄調兵，於某處埋伏，於某處截殺，一一調度停當，然後命桑總戎親督大兵，到省城與青削天、花皮豹二賊交戰。桑總兵不知是花天荷的遺計，只認著是夏按院自運機謀。因他奉欽命而來，不敢違拗。遂一一埋伏的端正，方命參將趙天爵領精兵五千去破青削天。又命游擊潘鳳領精兵五千去破花皮豹，自卻親督大兵東西接應、原來峒賊雖然凶狠惡毒，不怕死，敢於作亂。然鳥聚獸散，臨不得大陣。每遇大兵來。便逃竄而去。窺總戎防衛稍懈他又突然而至。或劫或掠。大肆猖狂。或乘勝趕他，他覺徑路熟，奔走四散，再沒處拿他。故時時出來騷擾。必得大利而歸。不期這日趙參將與潘游擊兩路精兵，奮勇來攻，又有桑總兵親自督陣，十分猛力。二賊如何搪抵得住？況從來走慣。眾賊見不是勢頭。依照原路一哄俱奔散了、原來眾賊奔散，個個有個去路。那青削天的去路叫著烏泥谷，那花皮豹的去路，叫著鐵草蕩、眾賊若奔上去路，任你有的掀天本事，也奈何他不得。不期這日用兵與往日不同，青削天奔到烏泥谷。花皮豹奔到鐵草蕩。正要各尋舊路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湧出許多伏兵來，將眾賊攔住。眾賊提防不及，早被伏兵手持利刀把眾賊捉住，就如砍瓜砍菜一般 青削天與花皮豹著了忙，只得引眾賊轉小徑而走 青削天的小徑叫作暗溝滿頭，花皮豹的小徑叫作漆窰底、二賊急急轉到各人的小徑上去。以為此處神鬼不知，可不怕他。不期二處也早有伏兵在那裡把守，截殺。二人看見駭得魂膽俱散，正所謂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」，任憑伏兵斲殺，殺不盡的，方亂紛紛抱頭鼠竄。扒山越嶺各逃性命去了。正是：

狼遭毒箭因心碎，虎被窩弓亦膽寒。

作賊如斯遭殺戮，再叫臨陣察青攢。

青削天同花皮豹被伏兵兩番截殺。十分賊殺去有八九分，真殺得個個心驚膽戰，抱頭而走。各峒聞知盡皆害怕 遂將各府州縣散出在外行劫之賊，一並招了回來。躲在峒中不敢再出。

夏按台見一戰成功，愈信花天荷妙計如神。因想此搗巢方略，他必奇妙。何不薦他作了兩廣總戎，削平峒賊，則我奉旨來此監察一番不為無功矣。遂一面報大勝，一面上本薦舉花天荷，又一面催督桑總兵操練人馬，以圖命下大舉。不表。

卻言藍玉小姐自冒花天荷的名目，將遺計付馬岳取去。心下雖以為必定功成，然去後沒個消息，也未免掛心。過了幾日，宗師發科舉案，柳青雲是一等，要到府中伺候發放、發放過了，打聽得廣東省城，乃新按院出奇謀，將峒賊圍解了 如今依舊平安、回到家中，對姐姐說知，藍玉心中方才放下。因此更把冊子愛惜如寶。原來藍玉一向止留心看的是兩廣山川圖，今日打著精神看到第二幅園亭圖。展玩之下。因暗想道：「這冊子既出仙人之手，第一幅兩廣地理圖，是軍機神妙固不待言；這第二幅園亭圖，卻何所取義？因再三細看，忽驚怪道：「這畫的園亭樓閣 台榭池塘、朱檻曲徑 白石瑤階 花草樹木簷壁簾櫳，俱與我家相似。」總省用道：「前日聽得花生說。仙人授他時。曾言他功名、婚姻皆在此中。由此看來，兩廣山川圖是他的功名，不待言矣。功名既在山川圖，則園亭圖關乎婚姻可知。園亭圖既與我家相似，則婚姻不在我，而又在何人？惟花天荷與我家有此一段姻緣，故毫無瓜葛，忽牽連至此，真乃天意也，豈人力之所能為哉？正是：

天懸滑突圖，高處葫蘆座

只道沒人知，靈心暗瞧破。

卻說花天荷別了柳青雲，忙忙趕回、只道家中父親病重，要見一面 不知他父親原無病體，好好在家，只因有人在廣中作客回家、傳說花天荷獻策不用、說他在閩中與人出力打官司，被閩中合學秀才圍住，在縣廝打、他父母聽了心中驚慌、記念，故寫此假信 叫人到福建哄他回來。花天荷到了家中，見父親無恙，方安了心。再細細推問，方知傳話的緣故、又因將從前之事一一向父母兄嫂說明，父母半信半不信，只是再也不肯放他出門遠行了、花天荷見父母這樣愛子，一時也不好便就要出門，只好勉強住下，然一心只掛念看柳青雲

過不多時。宗司發牌，考溫州的科舉、花天荷因前出遊，已告假於學中，又因志在雄飛，竟不打算去考。父親花大本因吩咐道：「你既在縣中作個秀才，況正是青年，又遠近游訪，未嘗失學。幸我二人無恙。何不赴考，努力功名，以博青紫，娛我（老）二老之懷裡。終日只以詩酒蕩流為心，倘久流蕩，終於無成，不但失父母之望，豈不自誤？今宗師科考，須速速打點去考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作秀才固是該考，但只是孩兒既已獻策在廣中總戎處，功名別是有路。這秀才筆墨之事。若再去料理，便是棄大而就小矣。豈不惹人笑？父親道：「你兩廣獻策的功名，卻在那裡？曾有一毫著落否？你學中的秀才才是現在的。今秋的鄉試是現有的。雖中與不中不知。何可舍了現在的功名不求，（知）卻相望那個無蹤無影的虛事業麼？好好一個青頭白面的書生。卻躲在家中不去考，轉要說甚麼就小而棄大？母親亦再三勸道：你本是浙江秀才出身，前日在廣中乾了什麼大前程，卻尚未到手。今日只宜仍舊照本名色出去考他一考，也未見得就辱了你，為何這等固執？偏與父母作拗。」花天荷被父母逼不過，只得勉強應承道：「既是父母有命，孩兒焉敢不從？但有一言須先稟過。」父親道：「你有甚隱情、只管說來。著說得是。我無不允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也無他說，但只是以七篇無用的文字。中了朝廷的文官，實實不願去作就是。父親聽了大笑道：你若中了，我只要成一個宦家體面。著實一說，我家又不少穿，又不少吃，作官不作官聽從你的志向所為，我決不強你。」花天荷見父母苦苦勉強，沒奈何只得得到學中消了假。隨眾去考。自顧不覺大笑，因作詩以自嘲道

曾從虎帳盛談兵，雖未成名座已驚。

不道隆中獻高臥，又教拈筆作書生

過了幾日，宗師發考案，學裡齋夫來報來一等第一名、父母聞知甚是歡喜。因吩咐花天荷道：你既有科舉文字，已能備養

番，不可只是吟詩吃酒。」花天荷笑道：「靜養若待此時。靜養得幾何？因不知吃幾杯酒，也是作文章的受用了。」父母也知他豪華慣了，也只好不來管他。花天荷每自想道：「我原無心要求科舉，倒有了科舉。不知柳青雲要求科舉，今又何如？又想道：「我看他沉潛篤實，筆墨性靈。自是個科甲中人，可不消苦苦替他擔憂。又過幾日，秋場期近，父母催他起身。只得仍舊帶了花灑小雨到杭州省城來赴試。來便來了。心下終有三分不樂意 捱到試期。只僅僅完了三場，便一徑回溫州家裡。就要到福建去探柳青雲消息。父母攔阻道：「他若有科舉，中不中自有題名錄到浙江來、他若中在題名錄上，進京會試少不得要經過此地，既經過此地。自然要來會你。若是不中，題名錄上無名，你再往閩去看他，也不遲。若此時便要去訪他。他已出來，豈不兩邊錯過。」花天荷聽了 暗想道：「此雖是父母留我之意，卻也說得有理。只得又勉強住下。且待榜發

不期浙江榜發。花標早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、連夜報到。花大本老夫夫妻不勝之喜 連忙打發報人。花天荷聞知，不耐煩在家吵鬧。竟悄悄帶了小雨往天台山中遊玩躲避去了。這邊府縣來送匾額 立旗桿，就催他到省來謝主考房師，會同六房去備禮儀。花天荷早躲得沒蹤沒影 父親花大本沒奈何，只得說：「偶沾小恙，一愈即來省矣。」一面叫花灑去：「尋著了就請他回來。」他叫花灑來回覆父母道：「原言過，中了是不出來作官的。」父母道：「那個叫他作官，只是既中了解元，座主房師豈可不一拜？見府縣送匾立旗豈可不一往謝？花天荷道：「我要那解元的旗桿匾額做什麼？躲在天台山中死也不肯出來。每日又叫人打聽要買那福建的題名錄。

過了幾日，有家人在縣城中看見，買一張來了，叫花灑送到天台山中與他著一眼。他看見柳路名字中在十九名上，不禁跳將起來，不勝歡喜說：「妙呀，妙呀！柳青雲中了！忙忙趕得回家，與父母說知：「那柳青雲已中了，自然要到此來。我在他家住了半年有餘，他母子待我如同骨肉、他若到此，也必懇懇待他，方成個道理。」母親道：「這不消說，只是你既僥倖中了一個解元，也消要打點進京去會試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我又不作官。去會試作甚麼？母親道：「人生在世，要爭個品第、你前日好殺，只是個秀才。今日就不作官，也是個舉人了。若再能中一個進士。便成了一生的人品。作官好，不作官也好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官須要作，但不喜作這個筆頭文官耳！母親但請放心。」

一面又吩咐花灑同一個家人，到閩浙所往來的通衢上接候柳青雲。過去了許多上京會試的舉人，只不見柳青雲。直候到十月初旬，方見柳家那老家人鄭老官騎著一匹牲口，沒路訪問花家。花灑看見，忙招呼相見。大家歡喜不了。花灑就叫家人先報知花天荷、自己等柳青雲轎到了方領了來家。才來到大門。花天荷早自立在大門前笑嘻嘻的等候，柳青雲看見，忙跳卜轎來（到）見，彼此如獲珍寶一般，快不可言、二人遂攜手同行，到家中，入堂 柳青雲就先請老伯父伯母拜見。原來花大本夫妻也知道這個柳青雲是兒子的好朋友，定然相見。早已打點端正、只一請便出來相見。看見柳青雲青年俊秀，就如美人一般，比自己兒子愈加秀美，心下暗想道：「原來這柳青雲如此清俊，怪不得他二人相好。」因歡然接待、柳青雲拜見畢，就命家人呈上閩中帶來的贄見土儀。花大本夫妻受了，謝了，入去。然後柳青雲與花天荷對拜拜畢，二人坐下。

柳青雲就言道：「前日吾兄一聞老伯父尊恙，匆匆而歸。小弟重為兄台擔憂，不意吉人天相。竟安康了。可賀 可賀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家父何曾有恙？只因打人妄傳小弟流落閩中。所作不善。故假此召回耳這倒也可 又苦苦央弟入場，不期如今竟弄成個兩截人。今見兄自，未免抱愧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兄台此言太差矣。弟聞古之豪傑未有不文武雙全，到後來遇機方分為兩用。前日兄台臨行，小弟就要動吾兄歸就秋試。因倥傯中不及說此，甚為悵快。後見浙江的題名錄、知兄自發解，忙忙報知家母，方信英才自有真耳。快不可言！兄台今日為何反出此言？花天荷道：「吾兄之言未嘗不是，在小弟只覺不暢，這且慢說。遂邀柳青雲回到書房歇息。一面備酒接風 柳青雲就將中舉的文字見教，花天荷看了道：「別兄不久。而何又如此精進，正所謂後生可畏也、取進之心易如拾芥耳。」柳青雲因求他解元的文字看，花天荷笑道：「當日入場，屈於父母之命，勉強為之，實實不知作些甚麼，非欺兄也」柳青雲聽了大笑道：「吾兄竟如此而不留心。」花天荷與柳青雲只略談談心事。知會試尚遠。便日日引他去游天台之勝，其餘都不題起。

父母見花天荷全沒個會試之意，因暗暗央柳青雲勸他、柳青雲因答道：「伯父只管放心，容小姪行時竟拉逼他同行便了。」花大本大喜道：「全仗，全仗」過到十一月盡，柳青雲一算算行期促了、就要勸花天荷同行。花天荷因說道：「若以兄台上京，小弟自願依鞭隨。至於要小弟會試。小弟萬萬不可。倒不便與兄同行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兄台既有大志，則圖大功者不肯小就文墨、小弟如何敢強？但小弟舍兄而孤行此地。未免寂寥 吾兄棄小弟而靜處於茲，恐亦難獨樂！何不偕行燕京，一訪應歌擊銳之風。亦古俠烈之所為也。吾兄獨無意乎？花天荷聽了，欣然道：「往試則斷乎不可，若偕兄為尋山問水之游。則又無不可也。」柳青雲見花天荷允了同行，因大喜道：「兄台既肯許小弟同往。則小弟不孤行又可作豪游矣。」遂報知花大本，打點行李，擇定吉日啟行。

不期到了那日 剛打算起身。忽府中縣中差了一二十個報人走上廳來，取出一張大紅紙的報條，高高貼在堂上、。寫著：

欽差閩廣監察御史夏 奏薦貴府老爺花官印棟 高擢都督府左都督同知、充兩廣總鎮，代桑國寶之任。

奉聖旨：部議依擬 著即走馬上任，與按臣共商揭巢之策。欽此。

花天荷一家看見，俱歡喜不了。但不知夏按院是誰，為何肯薦？因問報人的詳細。報人道：「小人又如何得知？老爺要知詳細，除非抄夏大人的原薦本來看，方見明白。」花天荷只得重賞了報人。就叫家人到報房去抄按院的薦本，又留柳青雲再住幾日。不多時，家人抄了夏按院的薦本來了。打開一看、只見上寫著：

廣東道監察御史，奉劍敕監察院理峒賊事 臣夏侯春謹奏。為據實效薦賢事、奉劍敕星馳至粵時峒賊青削天 花皮豹已緊圍省城圍別矣、總戎桑國寶束手無計，任其來去。臣再三詰責，始稱前日曾有浙江生員花棟所獻之策，前獻搗巢之策，惜一時未用。故致峒賊猖狂。及臣細覽花棟所獻之策，實是破賊要機。急求花棟，花棟已先期而去閩矣。再又差人入閩追求，幸花棟雖雲回浙，而已預留遺計付來、臣視之內 內云何處伏兵，何處截殺，已將破青削大。花皮豹二賊之方略明明示臣。臣即依其方略用兵，才一戰而峒賊之兵已十亡八九 二賊受傷，但以身免各峒出劫之賊，聞風悉皆逃去，不敢再出。此一戰，不但省城圍解，而天前威武以赫赫賊心矣。由此觀之，則花棟之策，實平蠻之要略，而花棟之才，誠當今之偉人也

臣不敢邀功蔽賢 謹以奏薦。伏乞聖明破格擢用 使之代桑國寶之任，績我其初獻搗巢之功，則東南半壁有若磐石矣、桑國寶才力不及，降一級調用可也。奉聖旨

花天荷看了 忽大驚道：「他這本上差了！我須急急上本辨明方好」花大本忙問道：「按院本內無非薦你之才 有何善處，你卻要辨？花天荷道：「父親有所不知，朝廷之事是欺瞞不得的，又是冒認不得的。這按院本內說我獻搗巢之策 乃是實有之事，可以應

承。他又說，留遺計與他以破賊 想孩兒自聞信匆匆回家。尚不知這夏按合到任，又何曾有甚遺計付他？今日若不辨明。糊糊塗塗冒認在 身上，倘此計出之他人 按台誤認為我，明日有人來爭 豈不是我冒認？豈不是我欺君？則是未獲功而獲罪於先也，如何使得？」花大本聽了便茫然，開口不得。花天荷因對柳青雲道：小弟有此事不明不白。必要在此說明，大抵不能同兄至京矣但事係朝廷，恐在府縣不能辨明 小弟只得具一本，煩兄帶至京中，代我一上方可妥當。」柳青雲笑道：「搗平峒賊。兄之素志也。前不惜一二千里由浙至廣者，欲立搗巢之功耳 因其不用，故失意而歸 今既遇夏按台之知己引薦，得又蒙聖上之明察，而垂所聽矣。吾兄得意之秋，展志之時也。自宜火速赴任，垂手搗果，上以報天子之恩，下以明丈夫之志，為何如此拘牽，而固守尾生之信、以自失此定東南之大機哉？花天荷道：「此非小弟拘牽，事實有礙。且無論他人爭辯，即有人問一語，道：兄前所遺者何計以致成功？叫小弟將何言以對？

柳青雲笑道：兄若不能對。容小弟代對何如？花天荷見柳青雲笑得有因，因正色問道：「小弟行後，莫非吾兄更有所聞麼？」柳青雲又笑道：「聞是略聞一二，但不知可好明對兄言」花天荷聽了著急道：「兄好人耶。即有所聞。尚不欲言。而又難小弟耶」柳青雲又笑道：「不作是難，只因事涉於私，有些難於開口。」花天荷道：「爾我忘形至此，尚有何嫌，而作此越趨之態？柳青雲道：

「既如此言，小弟只得直告矣。前日兄台所定。恐無憑據隨即付尊夫人收貯矣。不期尊夫人係有心之人，自收此冊。朝夕觀玩。遂竟將破賊方略窮究盡矣。適值夏按台被青削天。花皮豹二賊圍省甚急，訪知兄台有平賊之策，急差馬岳持書並厚禮來求。小弟辭以回浙，馬岳懼而不敢回報。尊夫人聞知因與小弟商量道：「按台來求花生者，不過欲破此二賊也、今破二賊之方略井井然。何不寫他遺計以神其用？小弟一時大膽，遂以為然。因倒上年月，詐作兄之遺計付馬岳去獻，實危道也。不期夏按自竟以為神。遂依而用之。行兵僅一戰，而破二賊如掃，遂成大功。故有今日之薦也。兄台若以為功，亦尊夫人之功；兄台若以為罪，亦尊夫人之罪。小弟雖也與聞其事，而實不知其中之妙也、不識知台以為何如？」花天荷聽了，喜得抓耳揉腮。因拍掌大叫道：「快哉。快哉！我花天荷何福如此也。」只因這一喜。有分教：雌雄龍倒易，表裡充衣成、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